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丐 二十一、奇俠小癩痢與小啞巴

這時金祿被啞巴一鞭打得皮開肉綻，幾乎筋斷骨折，自知不敵，亡命一般向前縱逃。彭、於二賊一持鋼刀，一持鐵抓，剛剛厲聲大喝，同時搶上，雙方已快接觸，萬、姜二人也正走來，三方面成了品字形，相隔都不甚遠。姜飛一見前面來了三賊，正告萬芳留意，一面手握腰間新折好的如意鎖心輪，暗中戒備。忽見一個賊黨被一瘦小片子追殺過來，內兩賊黨怒吼轉身追去，另一中年賊黨口中發話，手摸腰間，知用暗器暗算，越發激動義憤，忙將鎖心輪由身後取出，一抖便直，也未開口，便縱將過去。任晃原因敵人厲害，又見當地無人，意欲先下手為強，冷不防連人帶暗器一同發難，乘著彭、於二賊縱身迎敵，啞巴驟出不意之際，用連珠彈將其打傷，擒往一旁拷問來歷。

那三粒鐵彈一前兩後分朝啞巴打去，剛發出手，猛覺寒光一閃，一股急風帶著一條人影由側面飛撲過來，錚錚兩聲，第一粒鐵彈發將出去不曾落地，也未看出打中沒有，二、三兩彈已彼那團寒光打飛老遠，不禁大驚。知來敵人，慌不迭縱身退避，目光到處，剛看出是新來的幼童，手中拿著一柄奇怪兵刃。

未容喝問，又是一條人影疾如飄風飛將過來，手中兩件兵器寒光映月，閃閃生輝，認出那是老淫賊燕雙飛的判官筆和三折鉤連槍，便知敵人來歷，又驚又怒，剛要喝問，忽聽頭上哇哇連聲，一條小人影已隨聲飛落，手指萬、姜二人連揮帶比一面揚鞭就打。

萬、姜二人才看出小叫花是個啞巴，見他情急之狀，好似不要自己多管，同時又聽怒吼之聲，另兩賊黨正追殺過來。剛剛分頭敵住，六個人做了三對，就在廟前大路之上打將起來。

剛打了兩三個照面，忽又聽有一怪聲怪氣的童音喝道：「這兩賊不是你們對手，和我三師弟打的一個狗賊名叫任晃，乃老賊第二個賊徒，比較有點門道，我這三師弟脾氣古怪，遇見對頭向例自己動手，不願別人管他閒賬，他又是個啞巴，不會說話，你們殺賊之後不要出手，免他著急。」

二人一看，幾乎笑出聲來，原來啞巴雖然生得瘦小，貌相清秀，只衣服不稱身，腰間草繩再一取下越顯肥大，縱起來被風一吹活似一個大氣泡，當中裡有一小人縱前跳後，上下飛舞，手中草鞭呼呼亂響，看去還不可笑？

發話那人也是一個片子打扮的幼童，滿頭癩痢，生得又矮又胖，頭圓如瓜，上面稀落落生著幾叢短髮，根根倒立，形貌已極可笑；又穿著一件小衣服，上身繃緊，想似對敵用力，後面脊梁迸裂了一條大口，下面一條肥大短褲只齊小腹，連肚臍眼也露在外頭，腳底草鞋只剩一隻，走起路來踢踏踢踏的，動作卻是快極。

手中拿著一根斷槍，好似對敵時搶來，另一手拿著一柄又破又大的芭蕉扇，無論對敵說話都是搖頭晃腦，引人發笑。敵人卻是一身華美的緊身短裝，手持一根鐵棍，生得又高又大，相形之下強弱大小均不相稱，打法尤為特別。

最奇是那破芭蕉扇，乍看上去並無用處，隨便被敵人掃中一點便成粉碎，小癩痢拿在手中卻成了利器，非但敵人鐵棍打它不中，並還吃了它許多的虧，比那半段槍桿還難對付，只一扇動之間便被逼得後退，一個閃避不及，被它扇上一下，便現手忙腳亂，可是小癩痢並不常用，非要雙方隔近突出不怠方始扇他一下，身法特別靈巧。

明見賊黨兵器打到，萬難閃避，不知怎的，相差只一分寸之間，也未見怎縱跳，便被錯過。休說是人，便那半段槍桿、一柄破扇也一點不曾掃中，人和黏在賊黨身上一樣，如影隨形，時進時退，滴溜溜滿地亂轉，偶然閃避，縱得也不高遠，可是賊黨必定撲空，錯開老遠，未等回身，小癩痢已回身趕上，專用斷槍去捅那賊的屁股，就這晃眼之間已被捅了兩次，看去並不甚重，彷彿有心戲弄。

專一借用敵人猛勁，使其吃虧上當，或是就勢反擊。偶然敵人怒極發威，撲得大猛，雙方相對錯過，小癩痢立時就此歇息，也不追趕，半蹲地上，用那柄破芭蕉扇朝褲襠裡大扇，搖頭晃腦，哈哈大笑，說上兩句氣人的便宜話。等敵人反身回撲，只一閃一轉，又滴溜溜到了敵人身後，再用前法連扇帶說。

似這樣接連幾次過去，重又再打。妙在那等巧法，無論賊黨來勢多麼兇猛，準是錯肩而過，雙方相隔至多尺許，賊黨鐵棍又粗又長，人更高大，偏是撈摸不著。有時不及用棍，伸手去抓，也是無用。不用手還好，這一伸手不是多吃點虧，被短槍在腿臂上打上一下，便被扇子朝頭上一扇，彷彿比那槍桿打中還要難受。

最後一次胖癩痢手伸地上拿起一物，等敵人回身撲來，伸手要抓，乘機遞過，那賊一把抓空，覺著手上撈到一樣東西，忙中低頭，見是一片兩寸大小的石片，上面挑著一團狗屎。再看敵人正笑得亂蹦，並問：「狗強盜，味道可好？」那賊早就暴跳如雷，無計可施，聞言自更激怒，怒吼一聲，惡狠狠猛舉鐵棍橫掃過去。

萬、姜二人越看越好笑，萬芳更是笑不可忍，連和敵人動手都無心思。正在連聲喝采，並問小癩痢：「朋友貴姓，師長是哪一位？」彭、於二賊不知敵人年幼，童心太盛，覺著這兩個小叫花形態滑稽，本領驚人，看了好玩，尤心對敵，只是隨意招架，未用全力。

又見萬芳生得美貌，於得功首先妄想生擒，剛喊得一聲「小乖乖，快些停手，跟我回去！」那旁姜飛比較謹慎，雖也隨同偷看兩眼，心中好笑，手法並未鬆懈，偶一側顧，萬芳邊打邊笑，口中說話，雖無敗意，手法業已散漫。又見敵人一雙賊眼注在萬芳身上，也未施展殺手，滿臉詭笑，神色不正，不禁有氣。

恰巧身邊寶劍沒有拔出，空著左手，正要取出暗器打那賊黨，一面口喝：「二姊，你將狗賊殺死再看不是一樣？」忽聽哇哇急叫，猛瞥見兩道寒星由斜刺裡飛來，忙用鎖心輪往外一擊，那兩粒鐵彈原是任晃因被啞巴逼得手忙腳亂，仗著輕功尚高，冷不防抽空縱起，回手就是一串連珠彈，啞巴並未打中，卻朝姜飛面前飛來，被鎖心輪用力一擊，立時橫飛出去。

恰巧萬芳聽敵人口出不遜，不禁大怒，又聽姜飛急呼「殺賊再看熱鬧」，猛想起與賊動手之時如何這等大意，忙將手中鉤連槍一緊，照准敵人刺去。於得功話未說完，瞥見敵人面色一沉，更不再笑，手法忽然大變，那三折鉤連槍宛如一條銀電亂閃、靈蛇吐信也似，疾如風雨，手中鋼刀竟招架不住，這才知道厲害。

心方一驚，敵人的槍又金雞亂點頭刺將過來。方才用刀去擋吃過大虧，幾乎受傷，不敢硬敵，忙往側面縱去，被姜飛無意之中用鎖心輪照准那兩粒鐵彈一擊，橫飛過來，比任晃來勢更是又猛又急，相隔又只丈許，人還不曾落地，連影子都未看出，便被一彈打中，透腦而入，當時怒吼一聲，凌空翻跌，死在地上。

另一彈由彭彪耳旁擦過，心方一驚，姜飛鏢已取在手內，百忙中瞥見和萬芳動手的賊跌翻地上，還不知是無意中被鐵彈打死，立時乘機兩鏢連朝敵人打去。彭彪微一疏神，瞥見敵人揚手，知有暗器發出，還想縱避，無奈來勢太急，相隔更近，第一鏢打中肩頭，負痛心慌，還來立穩，剛怒吼得一聲，第二鏢連珠飛到，由口裡打進，深嵌後頸，門牙被打得粉碎。本就難免一死，姜飛再就勢縱上前去迎面一輪，打翻在地。

萬芳正追過來，見二賊已死，再看另外二賊，一個暗器剛剛發完，啞巴正追縱過來，那賊似想往廣場那面縱身逃去，口方呼哨求援，猛力縱起，啞巴縱得比他更快更遠，由後趕上，相隔還有丈許，那賊知逃不脫，待要回身一拼，不料啞巴防他逃走，已先凌空縱起，一躍兩三丈高遠，竟由那賊頭上越過。

那賊正在驚慌回顧，忽聽頭上風生，未及用刀去擋，啞巴忽然雙手齊揮，二人只見啞巴反手一鞭，打向那賊背上，只慘號得半聲，人便倒地不動，也未看出怎麼死的。因見啞巴本領真高，料是高人門下，惺惺相惜，忙即趕上。方想此賊武功頗好，這一鞭打在後肩背上，並非要害，如何死得這快？啞巴已回身走來，口中哇哇，手指地上，連比帶叫，又指廣場那面，似要二人留意，低頭

一看，死賊腦門打穿一洞，腦漿連血正在外湧出。

原來啞巴追賊時，一見對面來了賊黨，剛縱上前，枯樹盤根一鞭掃去，將逃賊金祿抖倒在地，上去一腳踢死，彭、於二賊已趕到面前。正要追敵，又有寒星迎面飛來，剛伸手接住，未等反擊，後面兩粒鐵彈已被姜飛打落。看出賊黨暗算，心中有氣，不顧和面前二賊動手，凌空一躍兩三丈，先朝任晃撲去，一面連打手勢，令萬、姜二人去敵後面兩賊。

因知任晃是老賊伍喜得意門人，為惡甚多，不在金祿之下，立意親手殺他，並使多吃苦頭。後見任晃武功比金祿要強得多，所發暗器又快又准，惟恐多延時候，方始變計。等敵人發完鐵彈，便以全力進攻，先接那粒鐵彈始終拿在手上，不曾發出。等由任晃頭上越過，乘機打下，正中命門，自無生理。

萬、姜二人見他一比，一看死賊，才知道被所接鐵彈打中，小小年紀，這好武功，好生敬佩，連問「為師何人，老兄貴姓？」

啞巴只是哇哇亂叫，手指前面。剛想起對方不會說話，如何能問得出，忽聽廣場那面金鐵交鳴和雙方喝罵之聲，似已打到急處。

又聽身旁笑罵：「狗強盜！乖乖跪下等死便宜得多，你連我都打不過，還要胡思亂想，暗發冷箭，豈非做夢？」

側臉一看，小癩痢業已變了手法，用半條槍桿把敵人逼得手忙腳亂，空自怒吼如狂，毫無用處。

小癩痢邊打邊說：「狗強盜偏不聽我好話，你在山東道上殺人太多，我殺你容易，一則不願便宜了你，多少也要讓你死前吃點苦頭，多著點急；二則人家方才給我叫好助威，也應請他們看你現世，稍微開心。如今他們已將那三個狗賊殺死，你也快回老家，去向閻王報到了！」

手中槍桿上下翻飛，稍一得空，便朝那賊身上捅去。看去手法比前較重，那賊好似痛癢難禁，已不敢和他硬敵，手中鐵棍只管舞了一個風雨不透，無奈敵人手法巧妙，無論如何閃避縱躍，都是如影隨形。也未見他怎麼縱跳，時上時下，時左進右，圍著那賊前後亂轉，只一出手決不虛發。

那賊早被開了一個頭昏眼花，氣喘汗流，打是打不過，逃又逃不脫，被那槍桿點到之處不是極痛便是極癢。再不又酸又麻，不知用的什麼手法，點的地方又都那麼特別難受，始而暴跳如雷，後來實在苦痛難當，力盡筋疲，喘吁吁喊道：「你這小賊叫花哪裡來的？我已打你不過，是好的和你回到前面，由我兄弟和你一分高下如何？」

癩痢笑罵道：「放你狗屁！方才我和那淫賊打得好好，你逞強出頭，如今妄想逃命，豈非做夢？實不相瞞，你們幾個狗賊今夜惡貫滿盈，一個也休想逃命！」

萬、姜二人正在留意小癩痢的身法手法是何門道，如此奇特，因人矮胖，難得見他縱跳，拖著一隻鞋皮滿地亂轉。敵人無論縱往何方，均被攔住，出手極准，敵人武功並不算弱，休說打他，連兵器也難得碰到，偶然槍桿和飲棍招架，也無多大聲音，彷彿稍微一挨便即過去，動作之間巧妙已極，恰到好處，差一點都辦不到。

正看得有興頭上，小啞巴坐在身旁草地上，並不上前相助，忽然哇哇兩聲，那賊早已啼笑皆非，妄想拼命，最後竟打算硬拼，故意賣一破綻，任憑敵人進攻，冷不防一聲怒吼，用足全力，手舉鐵棍橫掃過去。

二人看出那賊棍重力猛，小癩痢正用槍桿點他前胸，相隔甚近，料這一棍至多兩敗俱傷，決難閃避，方失聲驚呼，「噯呀」二字還未出口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小癩痢忽然滴溜溜一轉，便由敵人下手到了對方身後，看去彷彿黏在鐵棍上面，被對方隨手掠將出去，只是身法一點不亂，自然已極，則不禁脫口喊了一個「好」字。

那賊一棍掃空，反被敵人轉身時在腰間用扇柄點了一下，又酸又癢，差一點笑出聲來。萬分情急之下，早就防到敵人有此一來，更不怠慢，惡狼狠咬切齒，單腳著地，轉風車一般就勢旋轉，連人橫掃過去。這一棍比前更急，那賊非但力大，功夫也頗堅實，一棍打空，居然還能就勢加勁，旋身橫掃過去。

雖是情急拼命，出此下策，只顧傷敵，不顧本身，能夠這樣隨機應變，在餘力將完之時反倒就勢發揮，接續加勁，勢更猛急，也非容易。眼看小癩痢好似不曾防備，棍離人身只得尺許，那賊身已回轉，無論如何快法也非打中不可，小啞巴恰在此時又哇哇兩聲，二人方才失聲一呼，恐人笑他大驚小怪，話到口邊，瞥見啞巴神態如常，重又忍住，心方一緊。

不料這次更快，連念頭都不容轉，只見小癩痢身子往下一矮，人似撲到地上，彷彿被棍打倒，但那鐵棍已呼的一聲由他頭上急掃過去，也未看清是否打中，棍已避開，怎又撲倒地上，忽聽一聲：「曉得，用不著三弟大驚小怪，我先打發這大個子狗強盜歸西再說！」

頭一句話二人剛聽到「曉得」二字，小癩痢身子一拱，人已起立，同時一條長大人影已隨手飛起，叭的一聲，隨同小癩痢芭蕉扇一揮甩跌地上。再看小癩痢拖著一隻鞋皮，邊說邊往前走，手中還握著扇子，好似熱極，神態甚是從容。

原來胖癩痢先將頭一低，避開鐵棍，就勢撲向地上，將右手槍桿丟掉，就勢單手抓著那賊腕腕，身子一挺，那賊便立腳不穩，被他抓著一條腿甩將出去，跌出丈許遠近，倒地不起。那賊手中鐵棍用力太猛，一下打空，收不回來。這樣高大一個人，竟被他隨手抓住一條腿甩將出去，單這神力已是驚人。

休說姜飛，連萬芳也是佩服萬分，正要趕過，胖癩痢忽然回臉笑道：「這大個子真沒有用，稍微用點力便斷了氣。我向例不打死狗，真個便宜了他。」

跟著又聽一幼童接口道：「這狗強盜明是哥哥把他氣死，你還說呢！」

二人也剛趕到，聞聲回頭，原來路旁樹下不知何時多了一人，也是一個未成年的幼童，但是人頗清秀，所穿一身補了巴的破舊衣服，也頗乾淨稱身，比癩痢、啞巴高出一頭，像個十五六歲的少年，卻叫癩痢「大哥」，料是賊黨所說二小花子之一，忙即上前請教。

啞巴又在哇哇連叫，癩痢笑道：「我曉得了，老三就是這樣急法。」

隨對萬、姜二人道：「你們二位果然不錯，我三人暫時沒有名字，只我二弟一人姓佟，以後見面叫我小癩痢，叫他小佟，叫我三弟小啞巴，包我三人聽了喜歡，決不會怪你們話不好聽。今夜賊黨人多，內有幾個也頗討厭。方才狗賊鬼叫狼嚎，賊黨必被驚動，轉眼就來。我三人奉有師命，還想在辦事以前拿這些狗強盜試手，無暇多談。賊黨轉眼就到，最好快走，並非怕他，前面去看熱鬧得多！」

萬、姜二人見那三人邊說邊走，啞巴草繩業已束在腰間，癩痢持扇連揮，好似熱極，斷槍業已拋棄，並未帶什兵器，連催快走。姓佟少年較有禮貌，微笑點頭，也未開口，只癩痢一人說話，均想到了前面再問他的師長名姓，不捨走開，便趕上去。

姜飛因見那賊倒地不起，這三小弟兄並未理睬，恐其急怒攻心，氣昏過去，少時還要醒轉，意欲回看。

姓佟的少年笑道：「姜兄算被大哥瞞過，那賊已被他抖斷氣脈，不會活了！聽說姜兄孝友義氣，果然不差，武功雖還不到火候，已得師門真傳，難得數日之內竟將花師叔如意鎖心輪學會，此去老河口見了賈二師叔，往臥眉峰學上些時，照你這樣聰明用功，只一兩年足可出道了！」

萬、姜二人見少年穿得雖極破舊，二目目光足滿，隱蘊英威，人也文秀安詳，再聽這等稱呼，料知師門至交，越想親近，同聲笑問：「佟師兄，師長是哪一位，還有大師兄歡喜取笑，方才那樣稱呼大不像話，到底這兩位師兄貴姓大名，是哪兩個字，均望明言，以免失禮。」

少年還未及答，癩痢已回頭低喝道：「二弟少說廢話，我最不喜人文縷縷的，只要真心交友，有什失禮？我和三弟一個癩痢，一個啞巴，莫非就不是人？再要囉嗦不和你們交朋友了！」

啞巴也在旁邊哇哇不已，微笑點頭。知這兩人都是古怪脾氣，又聽來路身後咒罵之聲，五人也同走到靠近客棚一面的大樹之

下。

探頭往外一看，約有十來個賊黨剛剛趕到，發現死賊互相驚呼咒罵。廟中也有兩賊趕出，相隔頗遠，並未看出敵人逃往何方。內有四賊正在東張西望，順路查探過來。

姜飛笑說：「敵人來了，如被看破，可要迎敵？」

癩痢笑說：「你跟我走，他決尋不到！我們前面熱鬧得多。這幾個都是外來幫兇的毛賊，只有兩個是老賊的徒弟，本領有限，和他動手沒什麼意思。」

少年笑問：「大哥今日出氣了吧？」

癩痢把兩隻大眼一翻，方答：「差得遠呢！照著前夜所見，老賊師徒那樣淫凶萬惡，真想全數殺死才稱心呢！」

忽聽左側大樹上有人接口道：「胡說八道，你三個有多大本領，這樣驕敵？方才不是有人故意把賊黨絆住，內中兩個會劍術的強敵又被四師叔他們止住，你們准打得過人家嗎？小癩痢專一領頭生事，就是敵人萬惡，也不應做得大過，下次再要這樣我告訴你師父，許你在外走動才怪！」

癩痢聞言慌道：「師伯再饒我一次，千萬不要告訴師父，下次不敢了！」

那人笑道：「你們還不快走舊裡所說的話不可忘記。萬芳、姜飛也要照我所說行事。你們功力尚淺，不可多樹強敵，暫時只作旁觀，能不動手才好呢！」

說時，二人早聽出那人話聲與方才竹林中二次所聞口音相同，剛低呼一聲「老前輩」，想要過去，被少年搶前擋住，將手微搖，不令過去。

後來聽出那人口音微變，帶了湘音，定睛一看，那是一株大松樹，偏在側面，樹身甚高，枝葉繁茂，月光又被另一大樹遮住，看不出人在何處，業已走過。

姜飛還想回看，被少年拉了一把，低聲說道：「這位老人家此時不願見人，聽他口氣對你二位甚好，將來必能見到。你如弄巧窺探，他一不高興，以後見面就難了！」萬、姜二人聞言只得隨同前進，不再回看。

又走不遠，便繞到側面蘆棚左近，同時望見林外敵我雙方惡鬥方酣，有好幾個受傷的賊黨剛被搭走。商氏弟兄這面也有兩人受傷退回，側面蘆棚前面還有一列樹林。

五人由林內繞來，賊黨均聚在對面，雖有數賊立在當中，假作旁觀，暗中戒備，防有後來敵人趕到，或是有什麼變故，但因五人步法輕巧，仗著大樹隱身，廣場中心打得正急，賊黨目光多被吸住，無一警覺。因奉異人之命，不令出手，又見新相識的三小弟兄那高本領都不敢強，料定那人行輩必尊，本領更是驚人，不敢冒失。再一回顧自己這面，商氏弟兄帶來的人出場最多，連商仁也在場上，與一手持雙刀鋸的賊黨對敵，正殺得難解難分。

女俠段無雙、李玉紅和鐵蜈蚣勞康均坐棚前觀戰。李玉紅剛剛立起，脫下披風，大有出手之意。萬、姜二人均想見了三人再說，又見癩痢等三人同路走來，也似去往蘆棚中間，各喊了一聲：「三位師兄，我們同坐一起，先看熱鬧，再作打算吧！」

癩痢笑說：「你們先走，我三人自會過去。」

二人本來還想陪了同去，段無雙瞥見愛女同了未來的愛婿還有方才三個小叫花一同走來，沈鴻、萬英卻未見到，心中驚喜，忙即招手。

萬芳一見母親招手，玉紅見了五人重又坐下，也在伸手連招，忙喊：「二弟快走！」姜飛自然跟去，只顧前行，快要到達，想起後面三人，回頭一看，已全不知去向，料已中途避去。